

بين القنطرة

أدوية



废墟之间

记住我吧





يوسف السباعي

〔埃及〕尤素福·西巴伊 著

李唯中 杨言洪 译



废墟之间

بين القواعد

أذكرني

记住我吧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呼和浩特

يوسف السباعي
بين الله و

据埃及开罗翰基书局一九五二年版本译出

废 墟 之 间

FEI XU ZHI JIAN

(埃及)尤素福·西巴伊 著

李唯中 杨言洪 译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625 字数: 220千 插页: 2

1986年4月第一版 1987年2月第三次印刷

印数: 35,916—55,995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315 每册: 1.50元

作者自序

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总习惯于在自己的书前写个序，并且告诫我，这个序徒劳无益，毫无必要。

也许此话有理。我以前看书，也是不想看序言，往往翻过头几页，从正文开始读起。

似乎许多读者都是这样做的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想写个序，因为我想和读者说几句话。我不喜欢自己低着头写了这么多文字，而后只字不提，甚至连“你好”、“请读”、“但愿你喜欢”之类的话也不说一句，丢给读者便走。

因此，我要写个序言。这样，才不至于感到，写完书便把它抛入读者的茫茫大海，而是写给一个熟人。我认识他，他也认识我……我跟他谈话，他回答我。

我谈读者手中的这部书之前，想先提及一下我与白迪阿·海伊里教授的谈话。他刚动完手术，我便去医院看他。当时，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一个新剧本。我看完剧本，说：

“好……很逗人笑！”

他惊异地摇了摇头，回答道：

“倘若读者晓得我在写作时所遭受的痛苦，他们就不会笑了……我是在针刺刀割、身被捆绑的条件下完成这个剧本的。”

他摇摇头，接着说：

“此乃一种职业……任何时间、任何条件下都得干……一次，我去一个庄园拜访一位朋友。他说他将为我准备上乘写作环境：微风兮习习，溪流兮涓涓，芳草兮萋萋……朋友真的把我放在如此仙境中，我什么也没有写出来。他不禁惊问：

‘你为什么不用写呢？’我说：‘贤兄，我不喜欢这些东西……这是多大的损失呵！……我爱在人行道上、闹市中心、四辆马车车夫吆喝声中动笔。……’假如，我只能在绿草如茵、幽雅寂静、和风轻拂的环境里写作的話；那么，我一生能写出什么来呢？……再说，我从哪里去找这微风呢！”

看来，我和白迪阿教授一样，是一位不会享受安逸生活的作家。我不需要和煦微风、涓涓清流……只要一动笔，我就象被判处写作徒刑的人那样，将自己囚禁在一个房间里，对自己毫不怜悯、宽容，笔走龙蛇，写个不停……仿佛担心故事从我手下逃跑。我觉得，假若不把故事一气呵成，而是分成几次写，给自己以充分休息的话；那么，写出来的故事也不完整、不协调……而会支离破碎，漏洞百出。

我是这么想的，但不知其正确与否。

这个故事，我也是用同样办法写成的：囚禁加书写。回历1370年（公元1951年）9月动笔；斋月为我提供了连续写作的时间。

就这样，我的囚禁生活开始了。每天从上午九时写到下午五时，二十天里，便完成了这部小说。

我感到有些不安，因为写这部小说的冲动使我失去了控制感情的能力。我的《我去了》这本小说获得了些称赞，这使我感到欣慰。这部小说，同样是快笔写成的。

这就是序，如前所说，我视之为“你好”之类的话。借此向我的老读者致以亲切友好的问候，并向新读者致以初识的敬意……不读这本书，则听不到问安；读了这本书，便收到了问候。

优素福·西巴伊

谨以此

献给天下女性的灵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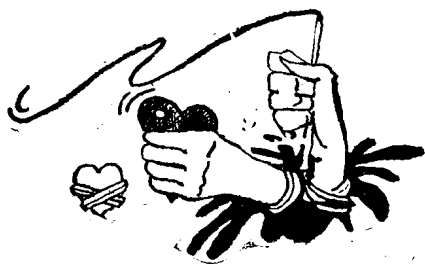
优素福·西巴伊

الجزء الأول

第一章

سوط على قلب

鞭子抽心





استخانے

考场初交



萨米娅久久地站在镜子前……仔细地端详着自己。……

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想使用一种武器……她一向鄙薄那种武器，同时也看不起使用那种武器的人。

她将要使用长相标致这个武器了……在她看来，这是一件陈旧武器；她万没料到，环境竟然会迫使她重捡起这件武器。

而现在呢，她感到需要这件武器了……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件武器既未损坏，也没生锈。

萨米娅是个聪颖伶俐的姑娘。她智慧超群，自信心强，自感才思敏捷，因此埋头读书，一心想得个文凭。

她是个学生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

究竟哪件事在前，哪件事在后，或者说哪是因，哪是果，那只有真主知道。究竟是感情的冷漠、女性的薄弱致使她埋头读书、刻苦求知……还是因为发奋学业造成了她的情感淡漠、女性薄弱呢？

无论如何……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她已对自己的行为、感触司空见惯，不觉新鲜了。与此相反，她发现这是每个姑娘的必由之路。

她知道，这是女子走上独立的道路，是获得生活自由的道路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道路。

她知道，女性受奴役的根源在于既无能而又有需求。女性是被奴役的，因为她坐在生活道路的中间，等待着别人拉她一把，给她地方住，给她饭吃，给她衣穿，给她起个名字……她的生活和希望完全寄托在那位将拉她一把的过路人身上，以便从成千上万的等待者之中挣脱出来，登上生活的车子。不然的话，她只能在疲倦和绝望中等待、叹息。

愚昧！拙笨！正是这个原因，致使天下的女性变成了卑贱的奴隶……男子们掌握着她们的命运，她们心中有说不尽的苦

楚。

既然女子甘心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男子，把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男子身上，那么，谁能阻止男子去掌握女子的命运呢？……不……不！女子不应该坐等……女子应该自己驾驭自己的生活……男子需要女子，胜过女子需要男子……男女应该并肩前进。女子应该走在男子前面，自己管理自己，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决不能坐等“新郎”……女子不能允许男子掌握自己的命运！

想到这里，萨米娅的女性自豪感从头脑里和心中一齐迸发出来。

萨米娅憎恶懦弱、自卑。她自感比周围的人都聪明……既然如此，她也有一颗心、一个灵魂、一个躯体，为何不走独立道路，反对任何人控制、束缚自己呢？

她的理想实现了。她天质温雅，思想坚定，素有教养，情态镇静……无疑，这些长处成全了她的爱好，从而使她成了一位标准式的女学生。

萨米娅并不想一直沿着严肃、保守的道路走下去，也不想过分规矩、不睬凡人，因为这与她的天资和聪敏大不相称。她知道，那是一条强压个性、僵直呆板的道路，不用多久，就会使她对生活、学习感到厌烦烦恼。

萨米娅是个活泼、爱笑的姑娘。从她的外貌上，倒看不出她的这种特点。因此，女教师们常对她的表现感到吃惊，把她斥责为“疯丫头”。

萨米娅获得了学士学位，母亲想让她继续完成大学学业。她对母亲的意见表示欢迎；她爱戴、信赖母亲，从不拒绝母亲对她的要求。

在大学里，萨米娅发现，再象原来那样待人接物是很困难

的。她那么活泼，无拘无束，要保住自己的好名声谈何容易！

这里与中学的情况不同。在中学里，周围尽是些毛丫头，没有人对她的活泼、纯朴、爱笑、亲近女同学等表现乱加解释。

在大学里，萨米娅感到自己更加年轻，她笑得那样天真、任性，笑中寓意无穷，言谈温柔甜蜜。

起初，萨米娅的天性受到了束缚……但是，时隔不久，她的个性便展示在人们面前，致使每个人都了解她。许多小伙子都试图将她变成自己一个人的朋友。当这种希望破灭时，大家便一致敬慕她，对她倍加赞扬、尊重，将她作为大家的共同朋友。

萨米娅姿色诱人。虽然如此，但并不想使用女性这个武器……她知道，也许这个武器异常锐利，然而它的锋刃短，命中点肤浅，作用有限……至于聪明智慧、道德高尚、善于交往这种武器，则是作用巨大、影响深远的。

她讨厌任何人赞扬她的外貌，她不想让任何人以赞叹的目光观看她的容颜，或打量她的身材……在这些表面的优点之中，她没发现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。她反对任何感情上的进攻，远避一切引起她感情上冲动的东西。

大学学业结束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专业毕业论文。时年二十二岁。

母亲吻她，拥抱她，并问道：

“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攻读博士学位。”

母亲惊异地摇了摇头，问她：

“读到哪里算到头呢？……唉！你真是自讨苦吃！要这些文凭有什么用……象任何一个姑娘的命运一样，你的命运系在

结婚成家上。呆在家里，自己折磨自己，这样得来的博士学位是没什么用途的！”

“我不是呆在家里，而是继续学习，一直学到底为止。我不结婚，我也不去考虑婚事。”

母亲嫣然一笑，轻轻地拍拍女儿的肩膀，仿佛萨米娅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。母亲说：

“不，宝宝，你总要结婚的……你将忘掉在学校里学的一切胡言乱语，只需要养育儿女的本领，精心照料后代，让你丈夫安心地为你俩的幸福而奔波。我想，在这些事情上，博士学位是不会给你提供什么经验的。”

“妈妈别为我担心……明天，您就会听到我的消息……我将让您成为埃及第一位女部长的母亲。我的目标是远大的……我要致力于解放妇女的事业，为她们争取应有的权利。”

母亲失望地摇了摇头，说：

“傻闺女！女人的权利就在家里，在丈夫和孩子身上。你怎么连这一点都不知道？！”

“正是这种想法把事情搞坏了。妇女和男子一样，她们的权利在生活中，在社会中。”

“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……由你说去！快起来，吃晚饭吧。”

她决心已定，一心攻取博士学位。

照理说，萨米娅应该入新闻学院，在那里读上三年两载……倘能获得硕士学位，她便可凭借硕士论文，继续攻读博士。

她之所以选择新闻学院，因为她酷爱写作。她相信，新闻道路是实现她的愿望、达到她久已向往的解放妇女的目标的最好途径。

萨米娅应当参加深造入学考试。考试那天下午，萨米娅来到考场。宽大的阶梯式教室足以容纳下数百名学生。考试尚未开始，学生们谈论着。整个教室一片喧嚣声，颇像蜂房。

考生中有许多人是本院的同学，萨米娅向他们点头、问好、微笑；也有许多其他学院的毕业生，在此之前，萨米娅并不曾见过他们。

监考员相继到来。片刻过后，一位教授手持试卷封袋来到考场，接着开始分发试卷……不久，全场一片寂静，考生开始专心致志地答了起来。

萨米娅并没有为考试作特别准备，因为考试的功课只有几门，也只需要普通知识……有阿拉伯语、英语，还有翻译。

在她看来，阿拉伯语没有什么困难，因为她自认为是阿拉伯语先生，而且是位优秀写作能手，报刊上常有她的文章问世。

她也不把翻译看在眼里，因为她知道是将英文译成阿拉伯文。假如是从阿拉伯文译成英文，那便会搅得她坐卧不安、夜难入眠。

她最厌烦、害怕的，则是英语。萨米娅在各门功课上都是很努力的，但是在英语学习上，她几乎没得到过一次令人满意的分数，致使她想放弃英语。她曾开玩笑说，她想中断英语学习，希望大家宣布讨厌她；而她，也乐意离开大家。

考试的第一门课就是英语。

萨米娅边啃手指甲，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试题……象她这个年龄的姑娘，害羞时总是啃指甲……她原先不留指甲，也不染指甲，但她终于没有能够摆脱环境的影响。

考试题目总不外乎有一道作文题，她知道如何“说废话”，因此很放心；即使她的英文不灵，也不能阻止她写上几页“废

话”。

但是，第一道题的头一个字使她感到意外，她不知道字义，而且从未听到过这个字。

她放下了第一题。感谢真主，她尚有选答的机会。

萨米娅的目光落到第二题上……乍一看，似乎很容易，但是……那第一个词是什么意思，以前也不曾听说过。

萨米娅茫然失措……她不明白题目的要求，能答什么呢？

她心慌意乱，看了看周围，一个熟悉的人也看不到。

多可怜哪！难道她就败在这里？母亲曾天真而有信心地同意她攻读博士学位，难道她将在这次升学考试中落榜吗？难道一个词就能断送她的前程，阻碍她致力于妇女解放事业吗？

假如，埃及妇女知道她们的命运就系在这个词上；那么，她们会把天下所有的词典都送来的。

但她不灰心，不失望……她将问问同桌。同桌胖得象头野猪，正趴在桌子上专心答卷，不时地吹口气，揩拭一下额上的汗，仿佛正与试卷进行搏斗。哎呀……他究竟是哪个学院的学生？他不象个大学毕业生……倒很象她家附近杂货店的小老板……怎么能准许他这样的人应试呢？但是，她与他有何相干！她应该问问他，兴许他知道这个词的意思。

萨米娅侧目瞧了瞧“野猪”，便小声问那个词。似乎他没听到她的话，一动未动。萨米娅低声又问……“野猪”窘迫地望了望她，鼻子里呼出一股热气，而后又低下头去答起卷子来。

萨米娅感到失望，低下头看看试卷，心灰意懒地摇着头……

她望望监考员，发现他们分散在教室的各个角落。她认识一个监考员，那是一位阿拉伯语助教。他会知道这个词的意思

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知道！把阿拉伯语教师拉到英语考场，有何作用呢！

至于其他监考员，只不过是面熟而已，以前曾在学院里见过他们，但她并不认识他们。也许他们会回答她提出的问题。

那个人是谁？

他是个小伙子，正和一位监考谈话。毫无疑问，他是个学生。

但他为什么站在监考员行列之中呢？他为什么不参加考试？也许是外来的学生，在问什么事情。可是，他为什么手倚课桌，那样无拘无束地谈话呢？真没礼貌！无疑是个粗鲁的学生……她讨厌那些不懂礼貌的学生，但现在不是时候，要紧的是找个人，问问这个词的意思。

她发现那个小伙子离开监考员，然后在阶梯教室里转悠起来。嗨，这个青年人真没礼貌！从外表上看，倒有几分文雅；但是，谁给他以权力，敢在考场里乱逛呢！青年渐渐走近萨米娅，顷刻之间，便来到了她的身旁。

萨米娅抬起头，惊愕地注视着青年，致使他有些张皇失措，急忙伸手摸自己的领带，抻自己的衣服，惟恐有惹人注目的地方……青年禁不住摇了摇头，不解地问道：

“有什么问题？”

真是奇怪，他与她有什么相干……萨米娅用同样不解的语气问：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

青年神情愕然，简洁地答道：

“监场。”

“监场？监考谁？”

“监考参加考试的学生，其中包括你和你的同伴！”

“你是监考官？”

“是的。有什么不愉快吗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……我应当是你的学生。”

似乎两人的谈话打搅了专心答卷的“野猪”，“野猪”怒容满面地望着萨米娅，制止道：

